



闲谈清涟书院(上)

■刘奋武

安东清涟书院相传兴建于清雍正乾隆年间,现在有明显记载的最早时间为乾隆十四年(1749年),距今至少260多年。“清涟”是“涟水”的代称,北宋诗人郭祥正《泛涟水》有“涟漪二十里,清涟得我性。微风不复摇,天水相与净”之句,同时代的书画大家米芾知涟水军时曾自称为“清涟老令”,他在词作《蝶恋花》中称赞涟水为“千古涟漪清绝地……水浸碧天天似水”。书院起“清涟”名号的,不独涟水一家,几乎同一时期,山西五寨县也创办了清涟书院,这个书院只存在40多年时间,之后,世上就没有第二家“清涟书院”了。

清涟书院在县衙东,规模应该比官办的学宫还大,从书院和学宫的开销对比上可以管窥。据志书载,涟水学宫规模宏整,基地甚阔。据光绪本《安东县志》载,学宫名下有两处学田,一处花园庄,2198亩,岁租为134千440,外加经费两千,岁租和经费存典生息,作为学校的支出;而清涟书院的田产有七处(一处柴市庄,计田500亩,岁租100千,一处浅庄,计田500亩,岁租

100千,一处在十里松,计田18亩有余,岁租3千630,一处在十里井,计田400亩,岁租80千,一处在徐家洪,计田500亩,岁租100千,一处在红沙滩,邑人程姚氏捐置,计田428亩,岁租100千,一在卢家荡,计田100亩,岁租20千),总计2446亩有余,岁租503千630,存典生息后700,用来支付生童应课膏火、山长束修、监院薪水等,年终由书院的董事一次性发放。通过上对比可知,清涟书院的年支出是学宫5倍还多,可想而知其规模起码不在学宫之下。

清代名士鲁一同《安东清涟书院记》开篇语即为“清涟书院所从来久远,后少弛。”意思是说此书院已经在很长时间了,后来才逐渐颓败。文中透露的景象,读者应不难领悟,想来书院兴办初期,长长的影壁是挡不住琅琅书声的,在当时,涟水的读书人大多“抱残皓首而不厌”。关于清涟书院,文字记载很少,这是为什么呢?笔者认为当时应该是有文字记载的,只不过因为时代久远,没有保存下来而已。雍正六年(1728年)重修《安东

县志》刊行,这时清涟书院还没有兴建,140多年以后的光绪元年(1875)才纂修下一次《安东县志》,这中间发生了许多变故,饥荒、旱涝、地震、瘟疫、黄河决口、海水暴涨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,再加上长期的匪患和兵事,使得大量资料无法保存,特别是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夏,黄河北岸汤工决口,县城西门倒塌,河水冲毁了县后街,所存卷帙随之漂散(光绪本《安东县志》序言)。因此,清涟书院“所载从略”。

《安东清涟书院记》这篇文章并不长,只有230来字,却明白无误地透露了清涟书院由盛而衰的历史。清涟书院规模宏大、生源充足,除了学田收入外,每年还有不菲的学费收入,因此就有人打起了书院的主意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清涟书院被官府挤占,诸生竟无处就学、栖息,于是就有人写文状告到淮安府,要求返还侵占的土地,杜绝过多的进献,禁止不亲自到任的挂职,消除繁杂的费用。为防止再度发生此类问题,书院又要求官府将这些都写入政令。这些政令起到了非常好的

效果,直到几十年以后,才又一次发生了“侵占书院”的情况。

光绪十四年(1888年),无锡人唐锡晋以恩贡授安东县教谕。按理,教谕主县教事,是八品学官,应该住在学宫中的明伦堂内,但清末的时候,学宫内的明伦堂已改作它用,教谕也就没有专门的衙署可住,仅靠上方拨款,听其租借民房。之前,安东教事由本县士绅朱伯符和朱少堂负责。朱伯符是岁贡生,候选训导,县儒学学董。朱少堂是清康熙贡生,以办学和剿匪方面有建树,人称“大爹爹”“二知县”。二朱是同宗兄弟,在地方上颇有权势。唐锡晋来涟后,和二朱逐渐产生矛盾,后来唐家搬进了清涟书院,使得唐和二朱之间的矛盾升级。唐占用清涟书院的事自然遭到了二朱的反对,两人联合起来逼其让出清涟书院,但并未奏效,不得已,朱伯符将书院一分为二,半属书院,半为唐寓。事情并未因此而结束。



特稿

淮海琴书《周法乾杀妻》的由来

■陈 裕

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,淮海琴书《周发乾杀妻》在灌云、灌南、涟水一带广为流传。我小时候常听老年人讲,但从未真正听过。2015年10月,我和县党史委主任王继华到东海县采访抗日故事,回来时路过灌云县,该县党史委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,向我们赠送《灌云县抗战风云录》,并介绍了周法乾的情况。在书中我得以了解到淮海琴书《周法乾杀妻》的梗概。

周法乾,又名周正兴,1905年生,灌云县三区李集乡六塘村大周庄(今属灌南县)人。1929年考取运河乡村师范,1931年毕业。因其母被土匪杀害,他于1933年1月在武障河渡口连续枪杀5人,其中两人是土匪,另外三人是无辜百姓,遂

遭到国民党灌云县政府的通缉和土匪追杀,被迫潜逃,后由于干爹(土匪)马二龙介绍,到赣榆县保安大队副马四部下当传令兵。1937年投奔沐阳县常备队,在第二大队王绪五部下当班长。

1939年3月,日军侵占灌云地区,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。同年4月10日,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成立,汤曜红任团长,周瑞迎任政治委员,在东灌沐一带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。1939年7月17日周法乾杀害了3团团长沙曜红,3团被迫西撤,蓬勃兴起的东灌沐一带抗日运动受到严重挫折。

1940年9月,周法乾投靠日军。1941年,被委任为伪灌云县保安大队长、六塘乡联防主任。他强迫民工修筑了以王马庄为中心的

13个碉堡,死心塌地充当日军的鹰犬,配合日军的“扫荡”,烧杀抢掠,奸淫妇女,无恶不作。

周法乾为讨日军欢心,竭力建立所谓伪模范区,命令部下和家属不准私通抗日队伍,否则一经觉察绝不放过。周法乾特别多疑,他第7个小妾请假回家看望母亲,超过3天未归,周法乾竟派人将她母女二人杀死,淮海琴书、淮海戏《周法乾杀妻》即据此创作而成。

周法乾横征暴敛,敲诈勒索,办公费、服装费、子弹费、归化费,名目繁多。老百姓交不起,就要被抓去做水牢、受酷刑,甚至挖去“眼珠子”,当地群众深受其害。

抗日民主政府为拯民于水火,曾派管海萍等人去做周法乾的工作,对其晓以民族大义,劝他不要

与人民为敌,但周法乾劣性难改,继续作恶。

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,周法乾摇身一变,成为国民党东海、灌云、沐阳县边防指挥官,盘踞在龙苴、新坝一带,构筑碉堡,经常配合国民党44师向解放区进犯。1948年1月,周法乾血洗东海吴集区西圩,杀死革命干部80多人。

1948年6月,中共淮海区党组织调苏北兵团35旅104团攻打周法乾部。罪大恶极的周法乾被击毙在龙苴据点。群众闻讯,无不拍手称快,欢呼“消灭周法乾,亮了半边天”。



民间文化

戳一戳韵母为“鳄”的那些涟水话(下)

——涟水方言概说之三十六

■万洪勇

前两篇说到,涟水方言韵母【鳄部】里的那些字非常有特色,发音强势,有似物体撞击般铿然作响,而且这个韵部里的字非常丰富,还多是高频词。本篇接着加以列举分析。

前文已经介绍过,普通话韵母为uo的字,在涟水话里其韵母有很多转为入声韵“鳄”。如手镯的镯、捉拿的捉、浑油的油、琢磨的琢、桌子的桌、卓越的桌,都读成涟水话的“桌”,拼读为“资务鳄”;着装的着、结构助词的“着”、着落的着、着手着眼着笔着色的着、用得着够得着见得着的着、人睡着了火点着了的着、着火着凉的着,妙着子的着,作业的作,斟酌的酌,统统读成涟水话的“作”,拼读为“资务鳄”。

根据这个规律,可以推知,涟水话里“桌头桌脑”的“桌”就是“笨拙”的“拙”;“肉桌桌”的“桌”就是“茁壮”的“茁”,肥壮、甸实的意思。“肉卓”也说成是“肥卓”。“肉卓”形容食物、果肉块儿大,也形容某项收入很

丰厚,值得欣喜。

吃冰棒的吃,在涟水话里有个专用字,拼读为“斯务鳄”,“斯”是声母,“务”是介音,“鳄”是韵母。“斯务鳄”这个字不仅用来表示吃冰棒,还可以表示吃其他东西;不仅用来表示吃,还可以用来表示用嘴吸掉某物表面的附着物或内部的液汁,或表示用嘴擦掉某物表面的附着物。这个字,普通话里的书面用字是“吮”,发音为shǔn,固定组词为“吮吸”;口语用字为“喇”,发音为suō。“吮”和“喇”是同义词,甚至可以说“喇”是“吮”的俗读,是“吮”的俗字。而涟水话里的“斯务鳄”,直接就是“喇”,也就是说,涟水话的这个“斯务鳄”就是普通话“喇”的古音。

我们不妨来细细唠一唠这个“喇”字,很可以“喇”出些滋味的。“喇”字形旁为口,因为这个动作靠口来承担,韵母用“鳄”,则先声夺人、准确生动地模拟出“喇”的“声”势。“喇”这个举动会发出声音,而且

这个声音干脆、饱满、急促、刷刮、响亮,还具有一定的摩擦力和爆发力。儿童吃冰棒,自然很是惬意,为张扬这种惬意,往往会咧得很夸张,声音要比成年人的响;人们在用手抓食物品尝美味之后,也会夸张地嘞一下手指,发出打响指般的响声。使劲用力,俗语会形容为“使出吃奶的力气”,而婴儿吃奶的专用词恰恰就是“喇”,“喇”是嘴唇聚拢、用唇舌裹吸之意。从婴儿喂奶,不难感受到喇的力度和“声”势,也正因此,为了讲求文明进餐,家长会教育孩子要注意吃相,其中一条就是不要喇筷头。喇筷头一是形象不雅,二是会发出不合时宜的响声。在越来越注重文明礼仪的今天,把喇筷头归为受约束之列,更是理所应当。还有,可能是喇奶的依赖性使然,幼儿往往会养成喇指头的习惯,为了卫生和文明,家长和老师也会对此加以纠正的。

扇耳光的扇,涟水话会说是[务鳄]或“获”。我以为,[务鳄]和“获”本

字都是“掴”,这个字在普通话里和“郭”同音,在古音里都是入声字,那么在方言里也可能同音。这样,“掴”就说成了“郭”,“郭”的声母脱落不就变成了[务鳄]了吗?“掴”和“国”,在普通话里是同音,在古音里是同一个韵部里的入声字,那么,“掴”在涟水话里也可能读成“国”,考虑到g,k,h不分,“国”也就可以变成“获”了。耳光是书面语,口语叫耳刮子,涟水话叫[务鳄]并,其实就是掴颈,耳光的耳、掴颈的颈都是脸的侧面的代称。

花朵、树叶、秧苗枯萎下垂,涟水话会用[德鳄]这个发音来表达。我以为这个[德鳄]是从连锦词“耷拉”变过来,可以说是“耷拉”的合音,因为“耷”在古音里是入声字,而且“耷拉”的意思就是下垂,如“耷拉着脑袋”“小狗耷拉着尾巴”。[德鳄]不但可以形容植物,也可以形容动物,但可以形容外形,还可以形容精神、情绪。如“他感冒一周,人有点儿发

[德鳄]”“好几门科目没过,他明显有点儿发[德鳄]”等等。形容人萎靡不振、士气低落,会说是“[德鳄]头[德鳄]脑”的,和“耷拉着脑袋”意思相近。

[德鳄]这个发音还可以用来形容口齿不清,如说某人说话有点“[德鳄]不”,称说话“[德鳄]不”的人叫“[德鳄]不舌子”。其实,“[德鳄]不舌子”就是普通话里的“大舌头”,“大”和“耷”在古音里归于同一个韵部,都是入声字。帽子前面的遮檐,涟水话叫“[德鳄]舌子”,我觉得这是形象化的一个说法,把帽檐形容为一个大大舌头,也就是“大舌子”,而“大”字发成入声就是[德鳄],所以“大舌子”就说成了“[德鳄]舌子”。

[德鳄]在涟水话里还有弄脏的意思,如衣服“[德鳄]脏了”、衣服“[德鳄]上油漆了”。糟蹋房间、环境,也会用[德鳄]来表示,如“家里家外[德鳄]得不像样子了”。叫人不要随地吐痰,言语重一点的涟水话会说是“不

要瞎吐瞎[德鳄]的”。我以为,这个[德鳄]就是“落”,“落上灰”可以说成是“[德鳄]上灰”,“落”的声母是l,而d,t,l,n在一个音位上,可以“串调”,“勒”变“德”是有可能的。[德鳄]的这个意思可以引申为“加”“砌”“塑”等动词词义,如“[德鳄]了一间小锅屋”“[德鳄]雪人”“挖泥[德鳄]浆”。

在涟水话里,[德鳄]由弄脏这层意思,又引申为诬赖,这种诬赖常会用在男女关系和贪污盗窃方面。所以,涟水人最害怕这个[德鳄]了。老公公最怕被儿媳[德鳄],男上司最怕被女下属[德鳄],男职工最怕被女职工[德鳄]。谁要是被如此这般地[德鳄]一下子,往往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,真叫跳进黄河洗不清了。正因如此,[德鳄]也就成了某些品德低下女性怀中的一件暗器,令人防不胜防。

方言漫谈



中共涟水特支创建记

■周士昌

中共涟水特支的创建首先得从张际高说起。

张际高(1896—1929),原名维民,又名祯,字际高,我县大东镇瓦滩村朱陈人。

张际高10岁时到县城高小插班读二年级。毕业后,因家庭经济困难,不能升学,他便留在县城某私塾里既教书又自学,从12岁一直到18岁。后又各处借贷,进入学费少、学制短的省三农蚕桑别科就读。毕业后被聘为朱桥小学教员。在任三年尽心努力,成绩斐然,得到省奖赏。后应聘沐阳某小学任级部教员,善于教学,声誉远扬。这时,家乡程集(大东)小学校长朱少云一再聘请,他又回连任程集小学级部教员。任上两年,成绩卓著,32名毕业生升学的达28名,使得校誉大振。

张际高素抱大志,未得深造,他将教学的薪俸积蓄起来,以作再次求学之用。遇到宣传新思想的书籍,无不悉心研究,对革命潮流十分关注。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,革命形势高涨,张际高深受鼓舞,由是进入国立西北大学,学习政治、经济知识,接受革命思想。1926年,他在西安加入国民党。一年后西安被围,张际高于枪林弹雨中逃脱,回到家乡,从事革命工作,奔波往来于城乡,宣传国民革命,联络旧友介绍,入苏州水上警察厅工作,任组织科干事。

其时,军阀孙传芳盘踞江江,反动空气布满江北。张际高不避艰险,秘密组织机关,指挥全县青年,准备于革命军一过江北,即以民众力量截断孙逆归路。事因泄密,厉竹轩、嵇锡三、姜铁青三人被捕,张际高幸免于难。他由新浦绕道赴上海,由于囊橐一空,幸遇旧友介绍,入苏州水上警察厅工作,任组织科干事。

1927年,北伐军到涟水,张际高应涟水革命党人邀请回连,被委任为国民党涟水县党部筹备委员。国民党涟水特委成立,张际高被推选为代理常务。不久,直鲁联军南下,革命党人员散走,唯有张际高坚持在涟水。他潜伏在乡村活动,组织国民党一个区分部、一个区委,因此,涟水的国民党势力得以保存。

是年8月,直鲁联军退却,国民党涟水党部恢复,张际高任农工商运动会常务委员,实际是负全部责任。他是党部唯一出身贫寒的委员,深知民间疾苦,很想有所作为,革弊兴利。可是,县政府发生首东甫、段杰树权力之争,秩

序大乱,一切工作难以开展。张际高召集社会团体联席会,历数首、段争权夺利不顾民生的种种行径,呼吁驱逐这些贪官污吏。10月,首、段同时离开。

1927年秋,中共江苏省委派苏省和中共淮阴特别支部书记陈治平等,以国民党的公开身份先后来到涟水,进行中共组织的秘密发展和创建工作。张际高以国民党涟水党部的名义,招收失业青年40余人,开办了为时两周的党务训练班,名为宣传三民主义,实为宣传共产主义。由黎明、陈治平、张际高任教,以《海丰农民运动》《共产主义ABC》《俄国十月革命运动》等为主要课程,印发当时中共中央编印的《向导》周刊,影响很大,一些进步青年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。到1927年底,共发展了12名中共党员。张际高首先加入中国共产党,接着,国民党党部委员陆绣山、张铸康等也相继加入。是年11月,“中共涟水特别支部”(简称特支)成立,张际高任特支书记。特支直属中共江苏省委领导,12月改属淮阴特委领导。

1928年正月,张际高赴南京,为生活所迫,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编审科干事,暇时接触革命青年,探讨社会改造。同年6月,任江苏省工会执委。同年11月,兼反日会秘书。1929年1月,他又被委任为江苏省党部训导会指导科主任。

是年3月,张际高臀部患上癰疽病,入南京鼓楼医院就诊,两次割治,均因医生疏忽而病根未灭。三次手术时,病势危险,神志时清时乱。1929年4月24日,殁于鼓楼医院,时年仅32岁。



红色记忆